



# 論反對派



斯大林著



論 反 對 派

斯 太 林

播 種 社

## 目 錄

### 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 一 關於十月暴動的幾件事實
- 二 黨和十月暴動底準備
- 三 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呢

### 論聯共黨內反對派聯盟

- 一 在十月革命底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  
『新反對派』變為托洛斯基主義
- 二 反對派聯盟的實際政綱
- 三 反對派聯盟的革命的詞句與機會主義的行動
- 四 結 論

##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 報 告

#### 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的主要階段

1. 第一個階段
2. 第二個階段
3. 第三個階段
4. 第四個階段
5. 列寧與黨內派別問題
6. 反對派聯盟樹壞的經過
7. 反對派聯盟所希望的是甚麼

#### 二 反對派聯盟根本的錯誤

1. 幾個預先的說明
2. 列寧主義呢，還是托洛斯基主義呢？
3.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
4. 『新反對派』轉到托洛斯基主義的過程
5. 托洛斯基，斯密格，拉狄克等同志底含糊回答
6. 聯共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問題有左右一切的意義
7. 反對派聯盟的政治前途

#### 三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

#### 四 幾個總結

### 結 論

#### 一 幾個普通問題

1. 馬克斯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2.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幾點解釋
3. 論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性

- 二 加米業夫同志是托洛斯基同志的清道夫
- 三 不堪設想的糊塗，還是季諾維夫同志所謂革命精神與國際主義？
- 四 托洛斯基假造列寧主義
  - 1. 托洛斯基同志的把戲，還是「不斷革命」問題。
  - 2. 用引証來玩把戲呢，還是托洛斯基同志在假造列寧主義。
  - 3. 「小事」與奇貨。
- 五 反對派的實際政綱，黨的要求。
- 六 總結

## 再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 報 告

- 一 幾個預先的解釋
  - 1. 黨內發展的矛盾
  - 2. 黨內矛盾的來源
- 二 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的特點
- 三 聯共黨裏的分歧
  - 1. 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 2. 「休養的」條件
  - 3. 革命底「民族的」任務和國際的任務之一致與不可分離
  - 4. 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歷史
  - 5. 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之特別重要的意義
  - 6. 論革命的前途
  - 7. 問題底實質
  - 8. 論勝利的希望
  - 9. 實際的政治上的分歧

#### 四 反對派底實際工作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 六 反對派聯盟的失敗

#### 七 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底實際意義

### 結 論

#### 一 幾個說明

1. 我們需要的事實而不是臆造和謠言
2. 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要稱讚反對派
3. 錯誤之種類
4. 季諾維夫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5. 托洛斯基底神父箴言
6. 季諾維夫同志是錄引馬克斯，恩格斯，列甯的小學生
7. 季諾維夫心目中的修正主義

#### 二 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

1. 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國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
2. 季諾維夫同志怎樣「玩弄」列甯

#### 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1. 反對派的「把戲」列甯黨的「民族改良主義」
2. 在蘇聯之內，我們正在建設而且能夠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3. 我們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
4. 蜕化問題

#### 四 反對派與黨內一致問題

#### 五 總 結

---

## 俄國反對派底政治面目

### 托洛斯基反對派之過去與現在

- 一 幾個小問題
- 二 論反對派的政綱
- 三 列寧論辯論及一般反對派
- 四 反對派與「第三種力量」
- 五 反對派如何準備這次代表大會
- 六 從列寧主義走到托洛斯基主義
- 七 年來本黨政策底幾個最重要的總結
- 八 退後到阿雪洛德那裏去了

# 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一九二四年在蘇聯全國總工會  
中央委員會黨團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加米業夫同志底詳細報告以後，我所要說的話很少。因此，只來揭穿托洛斯基及其同道者所散播的一些妄談：關於十月暴動，在此暴動中托洛斯基底作用，黨與準備十月革命等問題上的許多傳聞。此地我又要說到托洛斯基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思想，與列寧主義水火不相容，同時，要講到與托洛斯基近來的著作相關而擺在黨前面的任務。

## 一 關於十月暴動的幾件事實

首先就說到十月暴動。有一部分人在黨員中間，正用勁散佈這樣的謠言：似乎在一九一七年整個的中央都是反對暴動的。又說：當十月十日中央通過了組織暴動的決議時，起初，中央大多數都是反對暴動的；可是，在這個時候，恍惚突然鑽進來一個工人，跑到中央會議處說：『讓你們決定反對暴動吧，我要告訴你們，不管怎樣，暴動總是要發生的。』似乎中央是一個怯懦無用的，受了這個威嚇以後，纔重新提出暴動的問題，通過決議，要組織暴動。同志們！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謠傳。有名的雷特在『震動世界的十天』一書中正是這樣描寫的。說到雷特，他與我們的黨是離得太遠，自然不能知道十月十日我們舉行秘密會議的歷史；正因為這個原故，他便上了蘇漢諾夫先生底鈎子，因為這個謠言恰是出自蘇氏之口。在托洛斯基派所撰述的許多小冊子中，將這個故事相互傳遍重複起來；而西爾根同志所著的論十月革命這本小冊子，正是依樣畫了胡蘆。托洛斯基在其最近的言論中也擁護這些謠傳，諸如此類的阿拉伯式流言之不合乎實際，在中央會議上完全沒



有這一回事而且也不能够發生這回事，這是無須證明的。因此，我們對這些荒謬  
詭偷的流言，是可以不必過問的：難道在反對派及與黨十分疎遠的人們辦公室裏  
所製造的此類謠言，還嫌少了嗎？直到現在，我們確實抱了這種態度：例如，對雷  
特底錯誤就沒有加以注意，沒有設法將這些錯誤改正。可是，有了托洛斯基最近  
所發表的言論以後，我們對這些無稽之談就不能不過問了；因為，現在正有人企圖  
以這些無稽之談來教育青年，而最不幸的，便是他們在這方面已收到了一些效果。  
因此，我應將實在的事實拿出來和這些謠言相對立。

我引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會議的記錄作證。出席的有下列諸同志：列  
寧，季諾維夫，加米業夫，斯太林，托洛斯基，斯威德諾夫，烏里次克，謝任斯  
基，可倫泰，布伯諾夫，斯可尼可夫，洛母夫。所討論的問題即目前時局與暴  
動。討論後，表決列寧同志關於暴動的決議。這個決議案以十票對二票通過。  
中央大多數，十票對二票決定了轉變到組織暴動的直接的實際工作。看來是很明  
白了。在這個會議上，中央又選舉了指揮暴動的政治中心組織，名為「政治局」，其  
成分如下：列寧，季諾維夫，斯太林，加米業夫，斯可尼可夫和布伯諾夫。

事實便是如此。

這些記錄一下子打消了幾個流言：說中央大多數似乎都是反對暴動的；說在暴  
動問題上，中央彷彿是幾乎發生分裂。從記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反對即刻  
實行暴動的兩位同志——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與其他暴動的擁護者一樣加入  
到政治上指導暴動的機關。有什麼分裂之可言呢！

托洛斯基向大家聲稱，說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是我黨十月暴動時代的右翼，  
幾乎是社會民主黨。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黨何以沒發生分裂；加米業夫與季諾  
維夫和我們的分歧何以僅是繼續數日之久；為甚麼雖然有這些分歧，而黨却將這兩  
位同志放在很重要的地位，選他們為暴動政治領導機關內的負責人？這都難以解釋  
了。對於社會民主黨，列寧是十分無情的，這是黨中所知道的，若將有社會民主黨  
情緒的同志留在黨內而且放在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列寧所一刻一秒都不能同意的，  
這點黨也是知道的。黨為什麼沒有發生分裂呢？這就是因為他倆雖與我們有些  
分歧的意見，但他們總不失為老布爾塞維克，立在布爾塞維克主義共同基礎之上

的。這一個共同的基礎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對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觀點是一致的：關於俄國革命性質，革命動力，農民作用，黨內領導基礎等等問題，意見確是相同的。若沒有這一個共同的基礎，則分裂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分裂並沒有發生，分歧僅延持數日，因此，也只有因此，我們認為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兩位同志還是列寧主義者——布爾塞維克。

現在且講到另外一個謠言，說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中有特殊的作用。托洛斯基主義者正加緊散播此類謠言，謂托洛斯基是十月暴動底發動者和唯一領導者。托洛斯基全集底編輯人——林澤列兒尤格外用力散播這些謠言。托洛斯基本人呢，一味地瞧不起本黨，中央及列齊格勒委員會；將這些組織在暴動事業中的領導作用默而不言，却用勁地抬高自己，說自己是十月暴動中的中心人物。——這就是有意地或無意地促進了傳佈這些謠言，佯稱托洛斯基在暴動中有特殊的作用。自然，我絕不是否認托洛斯基在這個暴動中表現過重要的作用。可是，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中並無任何特殊的作用，也不能夠表演出許多特殊作用來，托洛斯基是當時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僅是執行了黨機關底意旨，且托洛斯基底每一步驟都要此機關指揮。像蘇漢諾夫那類「俗人」，看起來或者是很奇怪的；可是，真正的事實恰是完全證明我的立論之正確。

看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央會議記錄吧。出席的有中央委員，加上列齊格勒委員會底代表，軍事組織，工廠委員會，職工會，鐵路工人各代表。除中央委員外，出席的有克里齊科，舒德曼，加里林，吳洛達兒斯基，史列布里可夫，拉氣斯等二十五人。所討論的是關於在實際的組織方面如何進行暴動的問題。列齊關於暴動問題的決議以大多數二十票對二票及懷疑者三票通過。選舉了實際的領導暴動的中心組織。誰當選為這個中心組織內的負責人呢？被選者有下列五人：斯威德諾夫，斯太林，謝任斯基，布伯諾夫和烏里次克。這個實際的中心組織有下列任務：按照中央指令來指導一切實行暴動的機關。因此，你們可以看到，在這次中央會議上發生了「很了不得的」一樁事，十月暴動的「發動者」，「中心人物」和「唯一領導者」——托洛斯基同志倒很「奇怪地」沒有選入這個指導暴動的中心組織。這和那種說托洛斯基有特殊作用的謠言相符嗎？難道蘇漢諾夫，

托洛斯基派不說這個是有些『奇怪』嗎？其實，這裏並沒有一點奇怪，因為，當十月暴動時代，托洛斯基同志之對我們黨還算是一個比較新起的人物，自不能在黨內以及在十月暴動中表現任何特殊的作用。也和其他的負責工作人員一樣，他不過是執行中央和中央機關意志的一個執行者罷了。誰要是懂得布爾塞維克領導的系統，就不難知道，只有如此，才行得過去：只要托洛斯基同志稍破壞一下中央的意志，馬上就要隔絕他對於事變過程的影響。說托洛斯基有什麼特殊的作用，不過是趨奉承性的『黨的』庸人所發佈的謠言罷了。

這並不是說，十月暴動沒有自己的發動者。不，十月暴動有自己的發動者和領導人。這恰是列寧而不是任何別人；當中央解決暴動問題時所通過的決議就是這個列寧所提出來的，祕密的環境並不能妨礙這個列寧成為暴動真正的發動者，這恰與托洛斯基底言論相反。現在，企圖以祕密環境為辭，來抹煞黨底領袖——列寧為十月暴動的發動者這一件鐵的事實，這未免太愚蠢可笑了。

事實原來如此。

有人對我們說：就是這樣吧；可是，總不能否認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時代是很會打仗的。不錯，在十月暴動時期，托洛斯基真是打得不壞。可是，不僅一個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時打得不錯，就連當時與布爾塞維克聯合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打起仗來也並不差。一般說來，在勝利的暴動時期，當敵人已處於孤立無援及暴動澎湃洶湧時，會打仗並不算什麼難事。在這個時期，連落後的份子都可成為英雄。但是，無產階級的鬥爭不是一往直進，在在勝利的。無產階級的鬭爭也有自己的折磨，有自己的失敗。真正的革命家並不是那些在勝利的暴動時期表現自家英勇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為勝利的進攻時，既會打勝仗，同時，要能在革命退守時，無產階級失敗時，一樣會表現自己的英勇，不垂頭喪氣，在革命失敗與敵人勝利時，不要張惶無所措手足，要能在革命退守時，勿狼狽顛倒，陷於絕望的境地。這樣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十月暴動時期，左派的社會革命黨員，幫助布爾塞維克，打起來並不算壞。可是，在布列斯特條約時，這些『勇敢的』鐵將都張惶失措起來；而德帝國主義的進攻把他們都拋到絕望的網裏，弄得神經錯亂。這個誰人不知呢？在十月暴動時，托洛斯基是善戰的一個，一到布列斯特時，革命受了贊

時失敗，就沒有勇氣去在這個困難的關頭表現充分的堅定，而不步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後塵：這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正足令人悲嘆不已的。那時的局面是很困難的，須要表現特別的英勇和鐵一般的堅定，方不至灰心撒手，要及時而退，及時講和，將無產階級的軍隊從德帝國主義的打擊之下救護出來，保存農民的後備軍，而因此得到暫時休養，再以新的力量來攻打敵人；這個道理，是無須爭辯了。可惜得很，恰在這個困難關頭，托洛斯基卻沒有這種英勇的精神和革命的堅定性。據托洛斯基底意見，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教訓便是要在十月暴動時不要『畏縮不前』。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托氏這種立論只含有關於革命教訓的一部分真理。無產階級革命教訓整個的真理，乃在於不僅要在革命進攻時不致『畏縮不前』，並要在革命退守，敵人佔了上風，革命受了失敗時也要不慌不亂。革命並不以十月暴動即告完結。十月暴動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要是在暴動高漲時，張惶失措起來，自然是壞事的。可是，當奪得政權以後，革命受着嚴重的折騰時而手忙腳亂起來，那更是糟糕。在革命另一天來維持政權是和奪取政權同等重要的。假使托洛斯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時期，當革命正處在難關幾至於喪失政權時，開始手忙腳亂起來，那他就應當知道：你把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在十月暴動時所犯的錯誤引起來，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

關於十月暴動所散佈的謠言之真象，便是如此。

## 二 黨和十月暴動底準備

現在且說到準備十月暴動的問題。

聽了托洛斯基底言論以後，可以令人想到，從二月到十月的整個準備時期中，布爾塞維克黨甚麼旁的事沒有幹，僅是踏步不前，忙於內鬨而且妨礙了列寧底事業，假若沒有托洛斯基，那末，十月革命將不知有怎樣的結局。托洛斯基在第三卷同一個『序言』中曾說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黨』，『沒有黨，離開了黨，放棄了黨，則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而這個托洛斯基偏對布爾塞維克黨却有那樣奇怪的演說，豈不是有些滑稽可笑！假使『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不中用的東西，而同時，『沒有黨』便沒有任何勝利的可能；那末，我們的革命到底的是

怎樣得到勝利的呢？這是托洛斯基本人所不知道的。托洛斯基以這樣五花八門的奇品來款待我們，這不是第一次了。此類談論本黨的滑稽演說，想必也應歸算到托洛斯基那些『家常便飯』的奇怪東西以內。

我們且來很簡短地考察考察準備十月暴動的各個階段之經過。

(一)黨之新方針的時期(三月至四月)。這個時期有下列幾個基本事實：  
(1)推沙爾皇制度；(2)組織臨時政府(資產階級專政)；(3)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之產生(工農專政)；(4)兩重政權；(5)四月示威運動；(6)政權的第一個危機。

這時期之特點，便是：資產階級專政與工農專政同時同地存在，而工農專政對資產階級專政抱一種信任的態度，相信牠的和平企圖，自願地將政權讓給資產階級而因此將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在這兩個專政之間還沒有甚麼嚴重的衝突。但，同時却有所謂『合作委員會』。

在俄國歷史上，這算是很偉大的一個轉變，在本黨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的轉變。舊的，革命以前的直接推翻政府的綱領是很明顯而確定的，但這個綱領却已經不適用於新的鬥爭條件了。現在，再不能直趨而前地來推翻政府，因為這一個政府已經與蘇維埃聯繫着，而當時的蘇維埃是在護國派影響之下的。反對政府，又反對蘇維埃，黨將不勝其戰爭。但同時又不能實行幫助臨時政府的政策，因為牠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在這些新的鬥爭條件之下，黨必須採取新的方針。黨(他的大多數)很敏捷地走向了這個新方針。黨所採取的政策，是在和平問題上用蘇維埃來打擊臨時政府，且決定不立刻由工農專政這個舊口號進到蘇維埃政權這個新口號。這一個腳踏兩隻船的政策，是為的要在關於和平的這些具體問題上，使蘇維埃認清臨時政府的真正帝國主義的面目，以便能使蘇維埃脫離臨時政府。但是，這一個立場是非常錯誤的，因為他散播下許多和平主義的幻想，幫助了愛國派，阻難了羣衆的革命教育。我曾經和其他同志同意過這個不正確的立場，僅在四月中旬，我才完全拒絕了這個立場，而同意列寧的提綱。此時需要新的方針。列寧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發揮了這個新的方針。我不來多說這些提綱，因為這是大家所共知的了。當時，黨是否與列寧有過分歧呢？是，有過分歧的，這些分歧

支持了多久呢？不到兩個禮拜以上。列寧格勒黨組織全市代表會（四月下旬），通過了列寧的提綱，算是本黨發展中的轉變關鍵。全俄四月臨時代表會（四月末）只算是在全俄範圍內完成了列寧格勒代表會的事業，將全黨十分之九都團結起來，環繞於一致的黨的立場之周圍。

現在，經過七年之後，對布爾塞維克黨內過去的分歧，托洛斯基却幸災樂禍起來，將這些分歧描寫得幾乎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內部兩個政黨之間的鬥爭。但是，第一，托洛斯基未免將此事吹噓得太大；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內這些分歧，並沒有引起任何小的震動。第二，假使我們的黨不許在自己隊伍中有任何分歧的意見，那末他早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政黨，而不是革命的政黨了，而且在過去的時候，如第三次國會時期，我們也發生過分歧，可是，這一個分歧，並沒有妨礙過黨內統一，這是大家知道的。第三，現在對布爾塞維克黨內已成過去了的分歧，孜孜於幸災樂禍的托洛斯基，在當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呢？這大概不算是多事之間吧。托洛斯基全集編輯人林澤列兒向大家聲稱，托洛斯基三月從美國寫來的信比列寧所寫的遠方來信（三月）『要超越百倍』，遠方來信正是列寧四月提綱的基礎。『超越百倍』，說得如此乾脆。托洛斯基同志並不反對這個比擬，大概是謝而受之。可是，第一，托洛斯基的信與列寧的信以其精神和結論而言，『全不相同』，因為托洛斯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氏反布爾塞維克黨主義的口號：『打倒沙皇，政府是工人的』這一個口號，便是表示不要農民而實行革命。只要稍讀一讀兩類書信，便可明白到這點。第二，列寧自國外歸後來第二天，他就認為與托洛斯基相對，這一樣又作何解釋呢？列寧屢次聲明，謂托洛斯基所提出來的口號：『打倒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是企圖『跳過還沒有完結的農民運動』，這個口號是『以工人政府來奪取政權為兒戲』，誰人不知呢？

列寧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提綱與托洛斯基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以奪取政權為兒戲』的方案，能有什麼相同之點嗎？將坵陵與泰山相比，還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嗜好？林澤列兒同志讚頌托洛斯基的美國來信，謂違礙於名震一時的列寧的遠方來信將這個流言又冒險地加到關於我們的革命的一堆舊謠言上面，究竟不知爲了什麼？（註）

「笑官打死人」，這句話真不是白說了的。

【註】 還有一種散播最廣的謠言也屬於此類妄談之列，謂托洛斯基幾乎是國內戰爭前線上的獲得勝利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組織者』。爲了不傷真理，我不能不向同志們聲明，此類謠傳是與實在情形不合的。我絕不想來否認托洛斯基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可是我應當極堅決的聲明：我們勝利組織者的最高光榮並不屬於單個的人物，而是屬於俄羅斯共產黨——我國先進工人之偉大組織。不妨來舉幾個例子說明。高加克和丹尼金之爲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敵人，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你們都知道。只有在戰勝了這些敵人以後，我們國家才能得到自由，也是你們所曉得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之戰勝這兩個敵人，是不是依照托洛斯基所提出來的計劃，請你們自家判斷罷。

(1) 與高加克之戰。此事發生於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們的軍隊向高加克進攻，出沒於烏發之間。在中央會議上，托洛斯基提議停止向泊羅河流域進攻，放棄烏拉爾，把它留在高加克手中，好從東方戰線上撤回一部分軍隊調到南方戰線上去。爭論非常熱烈。中央沒有同意托洛斯基的意見，認爲不能將烏拉爾和該地製造廠，鐵路線留在高加克手中，得使他在此地易於重整旗鼓，收集富農，再向窩瓦河直進，——首先應將高加克從烏拉山脊趕到西伯利亞平原；只有在此以後，才能向南方調遣力量。中央將托洛斯基的計劃擱下來了。托氏便請求辭職。中央沒有批准。總司令——萬澤紀斯是托氏計劃的擁護者亦辭退職務。他去職後，即任加米業夫同志行使職權。從此時起，托洛斯基便離開了直接參加東方戰線的事業。

(2) 與丹尼金之戰。在一九一九年秋天。進攻丹尼金未成。羅孟托瓦之『鐵圍』被解。丹尼金佔領苦兒斯克，進逼阿腦。托洛斯基從南方戰線被召歸來，參加中央會議。中央認爲情勢緊急，決定派遣新的軍事工作人員到南方戰線，將托洛斯基召回。新的軍事工作人員要求托洛斯基『不干涉』南方戰事。托洛斯基便離開了，沒有直接參與南方戰事。南方戰線中各種軍事行動，直至奪取羅斯托夫和阿吉斯，皆沒有托洛斯基參與。

請來企圖推翻這些事實罷！

(二)革命的動員羣衆時期(五月至八月)。這個時期的基本事實如下:

(1) 列寧格勒四月示威和組織有「社會黨人」參加的混合政府;(2)俄羅斯各中心城市五一示威游行,提出「德謨克拉西和平」的口號;(3) 列寧格勒六月示威遊行提出「打倒資本家的總長」這個基本口號;(4)前線上六月進攻與俄軍失利,(5) 列寧格勒七月武裝示威游行,立憲民主黨總長們退出政府;(6)從前線上調回反革命的軍隊,破壞真理報紙輯處,反革命與蘇維埃鬥爭,組織新的混合政府以克倫斯基爲首;(7)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了準備武裝暴動的口號;(8)反革命的國務會議及莫斯科總罷工;(9) 科爾里茨夫進攻列寧格勒失敗,蘇維埃復興,立憲民主黨人辭職和組織「執政院」。

這時期的特點,就是危機加緊,蘇維埃與臨時政府之間破壞了過去原有的那種不牢不穩的平衡局面。兩重政權這個局面,實爲兩方面所不容。「合作委員會」的樓房,逼近了倒塌的時期。「政府危機」和「內閣跳舞」成了當時的時髦語。前線上的危機和後方的破壞都引起了一定的變動,加強了兩翼分裂,從兩方面來夾攻護國妥協派。革命動員了,同時也引起了反革命的動員。反革命壓迫革命,更湧起了新的革命浪潮。政權移交新階級手中這個問題,擺在議事日程上了。

當時,在黨中是否有過分歧呢?是的,有過的。但是,這些分歧純粹是一種實際工作的性質,與托洛斯基所說的不同。他要在這些分歧中來發現黨內的「左」翼,「右」翼。我們當時那些分歧原來是這樣:在活潑的黨的生活及真正的黨的工作中,一般說來是不會沒有這些分歧的。

托洛斯基說,列寧格勒四月示威遊行,在中央內部引起了分歧的意見,還是不對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央絕對是一致的。有一部分同志當蘇維埃及軍隊中布爾塞維克還是佔少數時,就企圖逮捕臨時政府委員,對這一個企圖,中央詳細地加以討論過,要是托洛斯基不根據蘇漢諾夫而按照事實文件來寫十月革命「歷史」,那末,他就不難明白自己的立論是錯誤的。

托洛斯基又說,要在六月九日舉行示威遊行的企圖,「是發端於列寧」,中央內部的「右派」份子却譏議此種企圖爲「冒險主義」,這是絕對不正確的。要是托洛斯基不模仿蘇漢諾夫,那他就會知道,六月九號示威遊行的延期,完全得到了列寧的



同意，而且在有名的列齊格勒委員會上，列齊發表了長篇演說，擁護延期遊行（參看列齊格勒委員會記錄）。

托洛斯基說，在七月武裝示威遊行問題上，在中央內部發生了「悲痛的」分歧，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托洛斯基同志簡單地自作自造，硬說中央有幾個領導工作同志，「應將七月事件看成有害的冒險主義」。托洛斯基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不過是蘇維埃的交涉代表，自然不能知道中央將七月示威遊行僅看作是探聽敵人的手段，當首都蘇維埃還在擁護護國派時，中央（和列齊）是不願意而且沒想到把這個示威遊行變成暴動的。在布爾塞維克同志中，也許有人因為七月失敗而垂頭嘆息過，這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我知道，在當時被捕了的布爾塞維克中，甚至有人要準備離開我們的隊伍。可是，要從此推斷起來，反對某些人，似乎他們是「右派」，說他們是中央委員，——這就是曲解歷史了。

托洛斯基又說，在科爾里諾夫進攻時期，黨內一部分上層人物會有與護國派聯合及幫助臨時政府的傾向，這也是不對的。這部分上層份子自然是托洛斯基所名為「右派」而使他不能安枕的人物。有許多文件如當時黨的中央機關報，將他的這些言論，都駁斥得無立足的餘地，足見托洛斯基是錯了。托洛斯基又引證列齊那封致中央的信：預告他們，反對幫助克倫斯基。其實，托洛斯基並沒有了解列齊這封信，沒有了解他的意義和目的。在這些信中，列齊有時故意單槍直進，將那些可能的錯誤，說得很高，須先加以批評，使黨不致犯出這些錯誤來，也有時候「小題大做」，一樣是爲了這個教育的目的。一個黨的領袖人物，特別當身處祕密環境時，實不能不如此，因爲，他應當比自己的戰友看得遠些，對每一個可能的錯誤，甚至連「區區小事」，他都應該先來警惕別人。可是，要從這類信中（列齊正不少這類信）做出結論來，說中央有過「悲痛的」分歧而大吹大擂，——這就是不了解列齊這封信，不知列齊。這也就是托洛斯基有時候「空中樓閣」的原因。總而言之：在科爾里諾夫進攻時期，在中央內部，沒有過任何分歧。

七月失敗以後，對於蘇維埃底命運的問題，列齊與中央之間，確實發生過分歧。大家都知道，列齊意欲將黨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蘇維埃以外來準備暴動，告黨勿醉心於蘇維埃，認爲蘇維埃既被護國派葬送，已變成了空洞的東西。中央與黨第